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甲戌。黑龍江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著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景淳差旋。抵齊齊哈爾省垣。晤獲夷酋肆虐。正蹤躡間。准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各官報稱。五月初三日。木哩斐岳福帶夷官九員。夷人九十餘名。分駕大船三隻。小船三隻。舢舨三面。駛抵卡所旁岸。據其通事述稱。伊國使臣在璦琿城。已與黑龍江將軍。將界址分妥。其黑龍江左岸。烏蘇江右岸。許我國占居蓋房。曾經寫立字據。諒亦必有文書前來。該員等答以未奉明文。焉得深悉。分界一節。雖然兩國

和好。准其爾等借住。亦須有上司諭令我等方敢遵辦。詎該酋督率夷官。分駕小船二隻。駛入烏蘇哩江前進。該員等尾隨至睽溫地方。見夷船停泊登岸。用千里眼四外瞭望。使人伐倒樹株。掘坑長二丈。寬三尺。深二尺餘。驗畢土脈。折回烏蘇哩口住宿。至次日。木酋令通事述稱伊看烏蘇哩內山水俱佳。欲差官二員。帶人十七名。駕船二隻。往繪圖式。該員等力阻未允。初五日開船。不知所向。當派弁兵尾隨偵探。尚未據稟。而該酋又赴烏蘇哩口以下博里洪庫地方住候。留人在烏蘇哩江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瞭臺一座。礮四尊。詢據通事聲稱。豫備伊國大臣往來

燃放。並稱夷首曹嚼伊等在烏蘇哩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帶地方蓋房。如再阻止。即行伐樹平地。仍自牤牛河開山修道通海設礮。豫防阿里壓國人犯境。續准報稱。六月初四日未刻。木酋帶夷官十四員。夷人一百餘名。駕火輪船一隻。大小船四隻。自下游駛至卡所停泊。稱其人船。欲進松花江。驗看地勢。該員等。據理攔阻。通事石沙木勒幅聳稱。該酋履勘地勢。即欲折回。報知國王。汝若能始終攔阻。則將來㖟咪咈人復來入口。試看讓與不讓。我兩國既稱和好。懇勿阻止。言畢。開行西上。該員等尾隨至六十餘里。夷船被水淺擱。祇繪兩岸圖式。旋復駛抵卡所。

據該通事述稱。火輪大船。暫行回國。僅留小船一隻。夷人一名。由江徑赴三姓等處貿易。火輪船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語。其置留夷人。即欲雇覓赫哲駕船進城貿易等情。由該副都統札飭卡官撫馭。仍添派弁兵巡阻。惟夷酋仍欲折回。溯游西上。窺探之舉。深為可慮。在該處雖有團練閑散幼丁。湛以拒阻。尤恐迫於激變。關繫非輕。擬派署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三姓副都統圖欽。帶同經辦夷務佐領三隆。各就管界。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詳細履勘。如綏芬山河。若與該夷接壤。應由何處為斷。烏蘇哩江右岸。及海。並松花江兩岸一帶。舊居赫哲費雅哈人等均

應作何安置及邊界限制悉勘明確呈報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狡執字約漸至蔓延現議派員查辦一摺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俄夷居住並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興安嶺舊界奕山前次卷行允准並未辯駁辦理本覺太易因限於時勢從權允許乃該夷闌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內又寫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與該國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哩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帶蓋房修道其心尤為叵測該將軍等現派副都統富隆額圖欽帶同佐領三隆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履勘著奕山景淳即飭該副都

統等細心體察。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當與俄夷以何處為界。即著該將軍等據理曉諭。儻夷酋有心狡賴。即著嚴行拒絕。毋庸先行請旨。徒勞往返。致稽時日。勘定後。再行繪圖貼說。詳細奏聞。該夷此次馳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如其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啟釁也。

己卯。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督臣黃宗漢。已於五月中旬。行抵惠州。暫駐府城。與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諸事咸已就緒。

臣羅惇衍仍在花縣調度。臣龍元僖、臣蘇廷魁共往江村。
巡視各團。激勵壯勇。密約剋期大舉。但該夷自四月下旬
敗衄之後。已經膽怯。不敢由陸路肆擾。而含恨百姓愈甚。
屢次焚燒房屋。捉殺無辜。竟敢將道光二十八年供奉
宣宗成皇帝諭奬百姓翊戴錫榮石坊。全行毀拆。民心愈憤。該夷
之防備愈嚴。遂於城上密置大礮。於城下暗伏地雷。又廣
儲食物。以為久居之計。臣等恐孟浪進勦。損傷百姓太多。
惟令潛伏小隊於城內以援之。每日雖有斬獲。仍屬無濟
於事。即於六月十一日。飭大岡安良局壯勇。會同西北兩
路前進。環城而攻。齊施槍礮火具。傷斃夷兵多名。乘勝登

陴。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樓兩處。又北路各圍。分隊衝進西門。該夷拚命抵敵。其觀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齊放飛礮。城上火盤火彈。拋擲不休。已登陴者。難以立足。祇可收隊而下。該夷負嵎抗拒。設險已固。非移營逼近省垣。不能得手。業已密為布置。以俟乘釁再舉。乃近來紛紛傳說。夷人現於天津受撫。官場市井。異口同聲。本月十二日。夷人復出有偽示。據稱五月十六十七兩日。已在天津議定和好條約。當經奏准。自應盡釋前嫌。如有好事之人。仍復挑釁生端。即是故違

諭旨。顯背和約等語。雖偽示原不足憑。而愚民不識機權。難免被

其謀惑。人心一懈。不特軍威難振。即勸捐籌備。在在為難。誠恐以後辦理。更形棘手。至於臣等。既膺重任。義不返顧。仍當激勵鄉團。迅圖進勦。斷不敢稍存畏難之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天津議定和約。有索賠兵費。扣完後再行歸還廣東省城之語。已諭知黃宗漢。如團練力可制勝。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不可輕於一試。並照會該夷。使知構兵之故。與官無涉。諒黃宗漢。當已知照羅惇衍等。妥籌操縱。本日據羅惇衍等奏。六月十一日。進攻省城。因該夷防守甚嚴。不能得手。是攻城之舉。尚未能操必勝之權。儻徒傷損士民。轉使該夷有所藉口。亦未為計出萬全。該侍郎等。所稱夷人焚燒房

屢。捉殺無辜。折毀石坊。如仍前肆擾民間。而紳團合力與戰。原係義憤。不能禁止。若挑釁生事。有意與之為難。在我未必能勝。而在彼料得有詞。亦當暫事緩兵。以顧沿海大局。惟各鄉團練糾集非易。若聽其渙散。不特夷人無所忌憚。即勦辦土匪。籌畫地方公事。黃宗漢失其所恃。亦恐難於措手。仍當與羅惇衍籌聯絡激勵。使敵愾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為妥善。黃宗漢行抵惠州。距羅惇衍等發報之時。已經逾月。何以至今並無奏報。著將該省夷務。並各路土匪情形。及迭次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延擱。又蹈從前故轍。再前據徐澤醇奏。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著該督查明。如果現

在省城。即行飭令來京。以資差委。

庚辰。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前次伴送俄夷之員外郎福申稟稱。該員等於五月二十四日出口後。六月初五日。行至庫倫。會同該處委員護送前進。於初八日行至恰克圖。當將俄夷瑪拉提納甫。面交管理恰克圖部員瑞徵。轉交瑪兩爾公所。復據後次伴送俄夷之協領希林布等稟稱。伴送二次俄夷。於六月初三日出口後。偕同軍臺參領章京等。伴送他他哩訥甫。於六月十四日。已入庫倫所管臺站。安靜無事。

硃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伏查津郡之防必須趕緊修整礮臺營壘前准署直隸總督瑞麟咨稱查得津郡附近樹木稀少奴才等當飭通永霸昌二道各於所屬購辦椿木三萬根限期備送以便趕緊開工迄今多日節次嚴催解到堪用椿木大小三千餘顆隨時委員驗收解赴天津應用並委翼長副都統宗室增慶於六月二十九日前赴天津幫辦督催其京通礮局趕鑄礮位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尚須淨膛磋光通局鑄成一萬斤大銅礮三尊天津現既待礮孔亟擬請將新

鎗礮位。即時全數運往。在彼修飾。又京局鑄成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斤銅礮十尊。一併解往。並擬將調通大小礮位。酌撥數尊。以資鎮守。臣西凌阿亦於本月初五日。先行押棒起程。以便幫同催辦礮臺營壘事宜。臣僧格林沁。於初十日以後。一俟瑞麟。西凌阿。雙港營壘已有就緒之信。擬即帶兵移營雙港。至通州營壘礮臺。均已修理整固。現擬各營酌留官兵。看守礮位。擬請

欽派副都統一員來通。以便接替統帶照料。至雙港營壘工程未竣之時。設若夷船復來。自當仍由署直隸總督瑞麟設法羈縻。移營雙港之後。夷船再至。臣等惟有體察情形。慎防

該處鎮訪。相機辦理。惟統計各營官兵。擇要屯紮。爲數較
單。現擬札飭屯紮
南苑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同赴津。以資調遣。
僧格林沁等又奏。天津所需椿木甚繁。地方官玩泄性成。
茲在通。就近飭催。尚不能迅速辦理。即如西南二路廳同
知。經霸昌道怡昌。轉飭採辦。現據該道稟稱。廳官半月之
久。杳無隻字具覆。茲業經咨行順天府摘去該廳頂帶。責
令遵辦。如再抗延。即行嚴參。若後移營較遠。恐各該地方
官。倍形延緩。貽誤工作。可否於順天府兼尹府尹內。
欽派一員出都。沿河督辦。以期及時備齊。不致有誤要工。伏候

聖裁。再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業經奴才飭辦。購買甚艱。復經咨行武備院行取。茲准覆稱。該衙門只存有馬皮。並無牛皮。張家口購辦皮張較易。請

旨飭下署察哈爾都統慶昀。並張家口稅務監督。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委員解津。以應要需。

僧格林沁等又奏。奴才在通。設立礮局。與京局分鑄。本擬京局趕鑄一萬二千斤重銅礮十尊。通州趕鑄一萬斤銅礮十尊。並酌量配鑄大小礮位。以資應用。所需銅斤。派員在通京一帶。各路購買。並設法勸收捐收銅斤。但需用過多。雖仍委員極力搜羅購買。恐不敷應用。相應請

旨飭下戶工二局。各匀撥銅二萬五千斤。交鑄礮局祇領應用。至
京局鑄成礮位。現委瑞禧前往。會同明泰。趕緊督催掏膛。
以期迅速解運。惟礮位斤重過大。現值泥淖地軟之時。經
過地方。應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轉行旗營。修墊道路。以利遄行。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請派員督辦樁料等語。天津現辦要工。所需
樁木甚殷。著派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一帶。沿河督飭
地方採辦。毋誤要需。其西南兩路廳同知。採辦不力。業經僧格
林沁。咨行順天府。摘去頂帶。如再玩延。著即嚴參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西淩阿奏。催辦礮臺營壘。擬移營雙港

一摺。現在購辦椿木。解赴天津。修整礮臺營壘。並撥運礮位。辦理漸有就緒。惟該夷船是否再來。不能豫定。該大臣可先赴天津。查看雙港營壘礮臺。布置周妥後。可仍回通州駐紮。不必常駐天津。如有應行辦理之處。不難隨時前往。總以通州後路為要。如夷船到津。仍由瑞麟妥為開導。僧格林沁赴津後。通州營壘礮位。即交副都統克興阿暫為照料。應調官兵。即照所擬辦理。需用牛皮。已諭慶昀購辦。解赴天津。所需椿木。已派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督辦。並諭戶工兩部。籌撥銅斤。及步軍統領衙門。修墊道路矣。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棻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其人是否堪以調赴天津軍營。藉資驅策。著查明具奏。

又

諭。現在天津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據僧格林沁奏
稱。業經向武備院咨取。該處只有馬皮。並無牛皮。惟張家口購
買皮張較易。著慶昀。即飭該監督崇逵。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
皮一千張。迅即派員解赴天津。以應急需。

著直隸總督瑞麟奏。昨密查暗訪。僉稱礮臺失事之時。官
兵竭力抵禦。因夷船炸礮過猛。官兵傷亡。難以站立。勢不
能支。同時逃退。委係實在情形。昨尚恐有不實不盡之處。
隨密飭清河道董醇。天津道英毓。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署
天津鎮總兵常存。署大沽協副將海綬。詳細確查已革總

督諫廷襄派辦營務之文武大員。海口帶兵文自道員武

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隨同進散者。係屬何員。旋據該道

等將海口隨營委員職名執事清單。開列稟覆。并按照開

單文武執事。逐層推究。或辦營務處文案。或委帶練勇。或

隨營差委。或在支應分局。或委赴夷船投文。並據稱文卷

各件。均無遺失等情。檢查各該員等。亦均無督隊帶兵之

事。又據該署總兵等。將海口失利南北兩岸駐紮官兵進

具清冊。傳集查訊明確。稟覆前來。并查海口失事各員。除

已革提督張殿元等。解京審訊。已革都司訥勒和。查無下

落。現經嚴緝外。其統帶官兵之遊擊田茂等。均已參辦。現

經革職留任留効各在案。其餘均係微末武弁。此外別無應叅之員。

瑞麟又奏。現在雙港興工。奴才隨時查勘。督催搶辦。捐項已飭陸續催繳應用。

恩准藩庫先撥銀三萬兩。亦飭籌備。聽候撥解工用。尚有不敷之處。容奴才再行設法籌辦。所有部庫銀兩。暫可無庸請撥。至夷船有仍欲來京之說。誠如

聖諭。不過虛聲恫喝。儻果來探消息。奴才進當開導。令回上海。聽候辦理。一面仍當嚴密防範。其海口一帶礮臺。奴才派員先行清理地基。即可次第趕緊興辦。

癸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前次欽遵

諭旨。繕給照會。發交留署蘇松太道臬司薛煥轉給各該夷領事。

令其齎交夷酋。旋據夷酋照覆內稱。

欽差大臣。七月初旬。方能抵蘇。該酋擬離滬他往數日。留漢文正使噶啖嗎在此。如有公文。請交該員。彿酋照覆云。深感通信之速。足見實意和好。咪酋照覆。則云接聆之餘。感佩之忱。莫能言喻。定當暫留上海。專候酌辦等情。察覈夷情。尚屬馴順。並據探明。暎酋稱暫往日本。俄酋前由天津徑赴日本。尚未回櫂。咪彿二酋。現在上海。均無動靜。又據哼嗪嘓等鈔呈天津所議條約。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詳

加查禁。就字面觀之。惟駐京入江二條。最堪髮指。而其處心積慮。則在壟斷專利。多方誤我。竟欲將我內地貨物。由此口運往彼口銷售。侵奪內地商販之利。一墮其術。則數年之後。我已民窮財盡。彼之富強更甚。事不可為矣。其欲多添馬頭。意殆在於此。

國計民生。大有關繫。臣會商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密囑薛煥。吳煦。趕緊密為籌辦。儻能就我範圍。只准將外夷貨物。販至各口。各口貨物。販往外夷。不准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各口往來運銷。則小民衣食有資。大局尚可維持。至夷稅以絲茶為大宗。而茶多於絲。故道光年間。所定稅則。

茶稅獨重。其中具有深意。若照現定章程科稅則。茶稅應減。絲稅應增。抵減比較原定稅則。短徵甚鉅。再絲斤一項。產於湖州。從前係歷北新贛州太平三關。而至廣州銷售。迨上海通商後。並不經由三關。稅務短絀。是以飭令內地商人。即在上海補完三關稅餉。方准與夷商交易。以補缺額。今准該夷自赴內地買貨。則三關絲稅。恐其藉口不完。均應設法妥議。庶關稅不致頓形短絀。此皆就稅則以維持補救之法也。若夫入江通商一節。其害有不忍言者。而事已至此。臣既不敢鹵莽滅裂。痛哭攘臂。姑且一試。亦不敢援為已成之局。坐視依違。惟有俟桂良等到時。和衷熟

商。但能補救一分。即少一分後患。然奕性褊急。必當乘此馴順之時。迅速籌辦。或可挽回萬一。若桂良等行程遲緩。竊慮更難著手也。

硃批。覽奏已悉。

丙戌。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臣等遵派章京司員。詳加研鞫。並飭令各遞親供。緣已革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富勒敦泰。於本年三月。押運礮位前赴天津時。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達年。護理大沽協副將廣平營遊擊德魁。隨同已革總督譚廷襄。駐紮天津。該處海口。南岸礮臺三座。係達年。德魁。同遊擊毛文藻。都司陳毅等駐守。

北岸土礮臺一座。並礮營。係張殿元。帶同遊擊沙春元。田茂等駐守。十八日。富勒敦泰將礮三十尊。運至大沽海口。譚廷襄。令將大銅礮五尊。鐵噴礮五尊。撥交張殿元。在礮臺礮營安設。餘撥在于家堡地方安設。富勒敦泰。帶兵在彼安營。為張殿元應援。四月初七日。㖷咈兩國。聯船並進。初八日。又投文稱欲占奪礮臺。譚廷襄傳令各營豫備。詎夷船闖入海口開礮。南北兩岸官兵。亦即開礮轟擊。歷一時之久。擊壞火輪船四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不能進退。該夷跳落舢板船逃遁。復被官兵將舢板船兩隻擊沈。夷兵多有傷亡。該夷在後各船。拚死救護。北礮臺遊

擊沙春元。中礮陣亡。礮臺失陷。該夷搶上礮臺。用北岸之

礮。並夷船之礮。轟擊南岸礮臺。都司陳毅等陣亡。礮臺亦

即失陷。達年站立礮臺。隨坍塌之礮臺。陷下落水。張殿元

營盤土牆。多被轟倒。兵丁不能藏身。漸漸走散。張殿元投

入河中。與達年均遇救得生。德魁站立牆上督隊。礮子大

箭飛來。栽跌倒地。夷船駛過于家堡土壘。富勒敦泰督兵

施放槍礮迎擊。被夷人火箭將帳房等項燃燒。壕牆被轟

坍缺。官兵亦有傷亡。富勒敦泰。經家丁安壽救出時。譚廷

襄在南岸。與崇綸等在後督陣。見礮臺危急。即派都司溫

積桂帶兵三百名。赴往救援。當有傷亡。因侍郎國瑞馬隊。

在草頭沽一帶窪地屯駐。距南礮臺不遠。隨與崇綸等乘馬行至南窪。瞭見國瑞擬令聯合馬隊。同奪礮臺。彼此熟商。馬槍馬箭。祇能擊近處散漫之賊。仰攻礮臺。恐不得力。因雨中止。當即同至新城國瑞營內暫住。彼時馬力已乏。係乘轎行走。譚廷襄因郡城緊要。商令崇綸烏爾棍泰先回天津。並令錢炘和沿河擇要沈船。未能攔擋。旋被奏參奉

旨交臣等審問。因國瑞富勒敦泰曾經僧格林沁查訊。供稱接仗失利時。譚廷襄乘轎奔走。與譚廷襄所遞親供不符。恐有退避情事。復加訊問。據譚廷襄供稱富勒敦泰駐紮北岸。

相隔較遠。彼此不能望見。兩岸聲息難通。至失利後。往與
國瑞熟商。回奪礮臺。共見共聞。非敢心存退避。復詰富勒
敦泰。據稱。適見有轎行走。是否譚廷襄之轎。並未看清。行
文飭取國瑞清供。據稱。譚廷襄曾至伊紮隊處相商。擬欲
回奪礮臺。實有此論。因眾議中止。其事未行。是以前具親
供。未經詳敘等語。臣等親提訊問。查律載。守邊將帥被賊
攻圍。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等語。
此案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安營。張殿元。身任提
督。統轄北岸重兵。達年。係署任天津鎮總兵。德魁。護理大
沽協副將。大沽海口。均係該管地面。雖當夷船駛入。均經

開礮攻擊。夷船傷壞。尚無先期逃避情事。惟礮位營盤。及
南北礮臺。均經失陷。不能奮力攻奪。自應按律問擬。富勒
敦泰張殿元。達年。德魁。均應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
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身膺疆寄。不能妥籌堵禦。致夷
船駛入內河。雖訊非畏葸退避。實屬調度乖方。應請
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惠親王等又奏。查海口失利。在事文武。亦有應得之咎。除
隨營武弁。著遊擊田茂等。業據譚廷襄查明。分別奏參。其
執事文員。永定河道崇厚等十五員。或辦理文案。或支應

分局。或派委投文。或委帶練勇。並經聲明有從公出力。及

是日未在大沽之員。其如何分別議處。及免議之處。應請

旨飭交吏部。照例辦理。再訊據譚廷襄供稱。天津道英毓並未調

赴海口。合併奏

聞。

諭內閣。惠親王等。會同刑部奏。遵旨訊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員。分

別按律定擬一摺。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達年

護理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經譚廷襄派令分守大沽南北岸

礮臺。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於于家堡安營。為張殿元等後路

援應。當夷人開礮之時。雖經極力抵禦。擊傷夷船四隻。轟斃夷

兵多名。惟礮位礮臺。均經失陷。實屬咎無可辭。富勒敦泰張殿元達年。德魁。均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訊無畏葸退避情事。惟調度無方。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另片奏。著直隸總督瑞麟。單開隨營文員。應否議處。請飭吏部辦理等語。海口在事武職各員。均已參辦。所有隨營文職。不定河道崇厚等。著吏部分別議處。

丁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接據俄夷西畢爾來咨。其中大略。仍欲往塔城勘領存貨。議完前案之意。並稱薩納特衙門。所派阿廣特等。自鄂木斯科啟程。現在路上行走。大約六月十五日。定到邊界首卡。其何日行抵塔爾巴哈台

及隨從人數。另由阿爾特。於逐次咨會塔城參贊大臣等

語。隨派管理夷圈諳悉夷情之伊犁協領哈布齊賢。兼程

馳赴塔城。並以該夷官此次隨帶人數較多。添派即補協

領穆克德訥。同知和英等數員。偕往會議。協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派員前赴塔城。與俄夷會議一摺。俄

夷貿圈一事。本年四月間。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此時

當必遞到。嗣於六月二十三日。復寄諭該將軍。即行派員與議。

毋庸過於辯駁。想亦經奉到矣。俄夷此次來咨。雖仍以勘領存

貨為詞。而要求賠償。固屬意中之事。扎拉芬泰業已派令協領

哈布齊賢等。前往會議。自應將此案速為完結。著即知照明韓

並飭該協領等。於會晤該夷使時。務須情諭理曉。妥為開導。其現存夷貨。值價若干。即與公同估計。此外被焚貨物。儻該夷必欲賠償。著即照所議。飭商分年賠補。以示羈縻而免枝節。該夷因五口通商等事。尚知感激。或不致有過分要求。難於措手。至此後通商。有無另議。及修理夷園等事。均著一併妥議。隨時奏明辦理。

乙丑。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嚴緝兵勇。不許附城駐紮。惟近聞兩夷兵船。陸續回香港。即潛至城中。名為畫釋前嫌。而奸淫婦女。焚燒房屋。依然如故。且布散言語。謂扣足兵費六百

萬後。始行交還廣東省城。百姓聞此情形。哭聲遍野。恐永遠受其荼毒。且慮屆期復開釁端。以為索賠兵餉。久假不歸之計。將來中國受累甚大。而彼族亦不能安居。然此事只可由督　臣轉圜。但以百姓為詞。或可俾知無益而自止。惟兩夷近又布散言語。謂離城十餘里之東北兩路及近水各鄉。均不受箝制。殊為可恨。必盡剿此數十村而後已。由此百姓驚惶。團練已固。臣等竊思方今粵省情形。雖經議和。不能忘戰。臣等仰體

聖意。不復與該國尋仇。業已傳諭各營。祇當為應敵之兵。不可為進攻之兵。非徒息事安人。亦使知中國之體固應爾也。今

該夷既得和約條款。祕不宣示。亦不與督臣知會。常時操兵造船。招集奸細。以圖大舉。實有隱憂。故廣東防備。仍不可一刻鬆懈。如果該夷已就範圍。相安無事。臣等當與督臣妥議。分撥各團。前往西北兩江助勦。以含憤未伸之勇。殲滅積年巨寇。諒有成效。不至虛糜糧餉。如蒙

俞允。即將臣等所用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以集捐輸而便號召。並請

明降諭旨。命臣等督辦團練。防勦西北兩江。使夷人不疑。土匪知畏。紳民咸喻敵愾之義。海疆始無忘戰之虞。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遵旨聽督臣議撫。俟夷務平定。請移

練勇防勦西北兩江等語。羅惇衍等摺奉兩次諭旨。已傳諭各營。不復進攻。惟該夷淫掠焚燒。依然如故。並欲畫勦東北兩路村莊。如果肆意騷擾。自應激勵團練。竭力保護。毋令人心解體。至通商雖有定議。而該夷一時未即將省城交出。著羅惇衍等先與黃宗漢籌商。將各團分撥西北兩江助勦。毋令坐糜兵餉。羅惇衍等。擬將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即著屆時改刻。毋庸明降諭旨。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重大銅礮二尊。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十尊。均於本月十四日。挽運到通。通局鑄就一萬斤大銅礮三

尊。並在通州各營內。酌帶武成永固礮四尊。二千六百
百斤銅礮四尊。一千五百斤噴礮四尊。一千餘斤捐輸鐵
礮三尊。小銅礮八尊。共計大小礮四十尊。均由水路運赴
天津。其通州營盤內。尚存武成永固大礮四尊。二千六百
斤銅礮八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八尊。小銅礮八尊。統計存
留大小礮二十八尊。酌留看守營壘。並礮局官兵共二百
名。交副都統克興阿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庚寅。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恭繹
訓諭。再四思維。每年徵收夷稅數目。各關口。及户部。皆有冊可稽。

夷性急而多疑。於

天朝徵稅報部章程。素所熟悉。設因此致疑。反啓相向。必將又

生枝節。因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往返密

商。據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江海關衙門。有冊可

稽。至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酋。不知底細。其由天津

折回上海各酋。非即經管稅務之人。未必即遍赴各口

清查回報。猜疑一起。恐難著手。擬請由臣迅發一文。行知

該司。以正當海著。且值直隸。山東天雨時行。誠恐

欽差行程遲緩。所有通商稅則。頭緒紛繁。飭由該司督同委員會

同各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

欽差一到即可綜覈大綱與各夷酋會商定議俾免久稽而昭體

恤為暫時羈縻之計等語臣查薛煥所稟似尚可採當即

繕發文札密囑妥為辦理矣臣維會議通商稅則本屬羈

縻之策並非經久之圖該夷素假信義以通商我即因勢

利導示之以信速與議定稅則收回利柄如臣前摺所謂

不准其侵奪我商賈之利等類則我商民衣食有資不忘

不為我用五口關稅亦可照常旺徵該夷多添口岸徒增

糜費其氣不抑而自歛然後中外一心臥薪嘗膽設法制

之未嘗不可力挽狂瀾設有義民振臂而呼殺夷洩憤則

民也非兵也與會議稅則並無窒礙今於六月初五日奉

旨簡派

欽差。臣已欽遵

密諭。照會該酋。至今尚無到蘇信息。該夷將以臣之照會及薛煥之言為不足深信。不獨收回利柄之說。遲則奸計百出。難期必成。更慮疑急交加。停止關稅。再赴天津。所關於大局。實非淺鮮。相應請

旨敕下桂良等。迅速馳驛來蘇。以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派臬司薛煥與各夷清查歷年夷稅。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茲據何桂清奏稱。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有册可稽。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酋。不知底

細。其由天津折回上海各商。非經管稅務之人。未必遵赴各口清查回報。該督已札飭該臬司督同委員與該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分晰進口出口。比較舊例。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欽差到後。即可會商定議等語。各口夷稅。既未便令該夷前往清查。致生疑慮。自可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之計。現在明善等。已於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啟程。該督惟當飭令薛煥曉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不但勿令北駛。並不可令其駛往他處。致有稽延。其如何辦理之法。仍俟桂良等到蘇。與該督妥籌可也。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禮部尚書

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竊奴才僧格林沁於

十五日自通州移營赴津。十八日馳抵雙港。當即親詣現

時興修各營壘礮臺。復加勘視。土工現修有五六成。木架

將立。皆因木料挽運維艱。不能應手。必須趕緊催提。奴才業

經飛咨奏

派督催椿木之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嚴行飭催。以濟要工。其撥調

大小礮位。均已運到雙港。原擬兩岸分置十營。每營安設

礮臺一座。現因兵力較單。礮位亦少。擬減一處。將技勇營

盤工程。暫行停止。其擬定密雲宣化營盤。按照河路方向。

地尤嚴緊。酌擬該營各修建礮臺二座。共計修建礮臺十一座。竽等復向各營修工委員等詳切指示。俾令各處如法上緊修建。不准延緩草率。竽等即於二十日前往大沽海口。會同查勘得舊礮臺五座。均已傾頹殘缺。礮臺下攩潮攔水墻。亦經冲汕坍沒。竽等公同商酌。礮臺仍在原地基建立。攔水墻亦須照舊修整。但原舊礮臺高止丈餘。誠恐受敵。必須增高三丈四丈五丈不等。並宜加寬培厚。方資鞏固致遠。礮臺下隨牆。亦須安設大礮。以備近擊。惟寬料鳩工。非數月難期竣事。現已遴派文武。分段承修。並酌派巽長增慶。暫駐大沽。督辦工程。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

桅。方期經久。松柏購覓不易。現覓杉木應用。并傳格林沁
并西淩阿。并托明阿。仍在雙港駐紮。往返督催。所需椿木
梯繩。蘆葦。鐵練。竹纜。一切雜料。必須寬為籌備。并瑞麟擬
即折回天津催辦。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現擬礮臺做法。可繪圖呈覽。

辛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接據陸續探報。俄囉
斯官帶領兵隊。已在途次。離卡約有三四五日路程。旋接
准該夷阿廖特途次投來夷字清字咨文。內稱。到塔爾巴
哈台邊卡。囑派員迎護等因。並聲說兵隊字樣。隨派委協
領齊車布。筆帖式哲倫。前赴恰克圖卡倫迎候。該夷使先

有從人數名到卡。詢知該阿賚特帶領兵隊四百餘人。已在離卡十數里之小水地方。安營駐劄。奇車布等即赴該處接見。言語尚屬馴順。即囑令該夷將兵隊撤回。只帶從人進卡。以免民心振動。讓彼東門外豫備公館住宿。彼以漫應。奇車布等趕緊回城請示。當令仍行折回。在卡聽候。務須酌奪到卡情形。仍向其止住兵隊。該夷復帶領從人四十餘名。兵隊二百人前來。奇車布等向其婉詞攔阻。始將兵隊收回。聲說暫在就近有水草地方屯住。候彼回去時。一同回國。奇車布等隨將該夷護送到城。共帶夷人四十九名。當派糧餉章京多鑾布。駝馬章京薩勒哈春。於城

外公館通候。該夷接見。禮貌言語。亦甚和順。坐次云。我帶有氊廬儘可支搭居住。但既承貴參贊費心。不能不到此略歇。氊廬到來。再行搬移。經多鑾布等稟悉前來。該夷既懷疑懼。未便強留。但恐不敷棲止。復寬備帳房。就近支搭。該夷即於是晚。坦然移居。一切柴薪。茶。燭。米。麪。靡饋。俱豐為供給。夷官亦皆感悅領受。伊犂委員哈布齊賢等到來復令多鑾布等同往該夷住處問候。該夷尚未訂期會議。一俟會議略有端倪。再行具奏。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八月。癸卯。署直隸總督瑞麟奏。查直隸海口水師。自道光

元年裁撤之後。現在海口大沽兩營。僅止額設陸路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形單薄。歷年防堵。均係臨時徵調。現在海氛未靖。設或再有警報。仍復倉猝調度。既慮緩不濟急。且調來陸路之兵。於防海亦不得力。思患豫防。因時制宜。惟有復設水師。方可捍衛海疆。昨據天津闔郡紳商聯名具稟。亦請復設水師。自宜及時籌辦。擬請設立水師兵二千名。步兵八百名。馬兵二百名。統共三千名。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抵補外。計增兵一千三百餘名。查直隸提督。向駐古北口。擬請調駐大沽海口。總統水師。節制沿海。仍轄陸路諸鎮。其天津鎮。擬請移駐古北

口大沽協擬請改駐天津郡城似此酌量移調方能輕重適宜奴才再三籌度現辦海防善後惟以復設水師為當務之急如蒙

俞允請

旨敕下閩廣兩省督撫挑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諳海洋將弁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前項戰船艇船星速赴直藉資教演一面由津招募熟習水性土著鄉民補足兵額交該提督逐日訓練出洋演習期成勁旅並將營制移調及添蓋兵房等事審度措置會同新任總督慶祺隨時奏辦

瑞麟又奏。增兵必當增餉。現擬復設水師。經費極宜籌備。近年支發兵餉。每兵月支一二兩不等。銀鈔兼放。為數無多。兵丁難支果腹。是以有空糧雇勇之弊。現既復設水師。海防緊要。非他處可比。餉需量為加增。俾得養贍身家。責其致用。查海口大沽兩營。每年放餉三萬餘兩。今新復水師。增兵增餉。及出洋巡費。每年約需銀二十萬兩上下。本年新建兵房營署。及置備礮械等項。約須十餘萬金。督深知庫藏未充。無可籌撥。晨夜思維。查得長蘆鹽引於道光二十八年。每斤減價制錢二文。今擬仍復舊價。除京引照常減價不計外。約每年可得兵餉十餘萬兩。此款聚之雖

多。散之則寡。無病於民。有益於餉。詢之商情。亦甚悅服。又緝私巡費一款。每年由通綱津貼。約計京錢數萬串。自歸商辦之後。梟販充斥。頑商倖歸私橐。今擬復歸官辦。協濟水師經費。又閩廣商船。停泊葛沽。起剝不無沈溺。傷耗商民費用。今擬俯順輿情。准在距城八里之大直沽地方起剝。每年納交剝價數萬串。此外各行抽釐。並勸捐經費。據紳商張錦文。情願董率紳商。酌定章程。按年捐輸兵餉。如果勸辦得宜。通盤籌算。復設水師。不致動用帑項。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復設水師。以重海防。並酌籌增餉各摺片。天津海口。原設水師。於道光元年。六年。先後將水師總兵。及

水師營裁撤。現值海氛未靖。自應亟籌復設。以重防務。本日已諭知黃宗漢慶端等於閩廣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備齊器械。派員管帶來津。以備操演。其瑞麟請設水師二千名。與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將原額抵補外。共添兵一千三百餘名。及添蓋兵房等事。均著照議辦理。惟直隸提督。移至大沽海口一節。從前立法。酌量通省形勢。安設提鎮。以資彈壓。自有深意。今專為防夷起見。於形勢有無窒礙。著僧格林沁會同慶祺酌籌。或將天津鎮總兵。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而提督仍駐古北口。以符舊制。著妥議具奏。至添設水師以後。每年增餉十餘萬兩。現在添建兵房營署。及置備器械等項。復需銀十餘萬

兩。據瑞麟奏請將長蘆鹽引每斤減價制錢二文。除京引照常減價外。餘擬仍復舊價。並將緝私巡費。復歸官辦。及閩廣商船。准其在大直沽地方起剝。每年捐交剝價錢數萬串。並勸辦抽釐等事。均為協濟餉需起見。既稱商情悅服。自可無礙施行。並著酌定章程具奏。

又

諭。瑞麟奏籌辦海防善後。請於閩廣抽調戰艇各船一隻。天津現籌復設水師。以備不虞。所需添調各船。自應及早籌備。著慶瑞瑞璸黃宗漢。畢承昭。於各該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諳海洋將弁各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

迅速赴津以資調遣

甲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現在督

等督催雙港工程礮臺已有就緒礮位已經挽運上臺至

營牆土窨尚未修理完竣現在趕緊修辦其大沽海口礮

臺所需料物逐日運送並遵

硃諭恭繪雙港大沽擬修礮臺營壘做法總圖敬謹貼說恭呈

御覽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鰲已於七月二十三日到營又

察哈爾採辦牛皮一千張現已運到均堪應用並據署都

統慶昀咨稱每張價銀一兩一錢計用銀一千一百兩係

該監督崇連捐辦。

諭內閣。傳格林沁奏。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牛皮一千張。解往軍營備用等語。崇連。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傳格林沁奏。請調察哈爾馬匹等語。前據慶昀奏稱。該處捐輸項下。騸馬無多。已將駁回更換。並已報捐輸。尚未送到各項馬匹。咨行轉催。現南苑牧放馬匹。屢次調撥。膘壯者亦少。著該署都統。即在太僕寺牧羣。並捐輸馬匹內。挑選膘壯者八百匹。迅速派員解京。交南苑牧放。以備調用。俟將來捐輸馬匹解齊。仍如數撥還太僕寺牧羣。毋令短少。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飭令薛煥。曉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現在明善等。計已馳抵江蘇。桂良。花沙納。亦將次趕到。所有夷務。自應遵照內定辦法。未可擅出己見。儻於地方有窒礙之處。不妨與桂良等。悉心籌議。稍加變通。大致不可更改。不得以現議辦法。恐致單餉短絀為詞。須知辦成後。各口稅課。足以相抵。毋庸過慮。至前派臬司薛煥。清查夷稅。如果該員熟悉夷情。辦理妥善。即飭令認真經理。以專責成。儻其辦法未合。或不甚得力。即著該督先與明善。段承實。妥商辦法。毋庸令該員與聞。

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各該夷初奉　臣恭錄

上諭照會之文。其情頗覺馴順。至七月初十日以後。因無
欽差到蘇信息。漸有煩言。七月十五日。臣接到咪酋來文。內稱。今
已七月初十日。
欽差尚未見到。不知何故。究以何日準到。照會候覆等因。適臣接
到桂良等照覆咦酋之文。知奉
改派段承實隨同明善。於七月十一日先行啟程。當即畫一照覆
並密飭薛煥。先將稅則內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
之計。咪咈二酋。即稱
欽差不即前來。事必中變。忽欲仍赴天津。忽欲暫行回國。候年底
再來會議。爾時咦酋尚在日本。薛煥即屬咦酋喊嘜嗎。哱

喀噶。向其婉為開導。一面將應議稅則。逐一清理。示以不疑。數衍者旬日。欽奉前因。喚酋亦於七月二十五日。同至上海。與咪咈二酋。會議三日。即欲起碇回國。而不言其所以。亦無何時再來會議之語。薛煥明知現已秋令。水將歸槽。天津之行。似可無虞。而馭夷之道。首重在信。若任其延擱。一俟明年春水發生。必將藉為口實。另起波瀾。必得設法挽回。以全大局。復經多方開導。喚酋已稍知感動。惟恐無徵不信。稟請臣發給照會。告以欽奉

諭旨。明善。段承實。已於七月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出京。諭令暫在上海靜候。至咪咈二酋。均欲暫赴香港。

一二日內。即須起碇。薛煥與之再三要約。亦據應允八月內準回上海。臣已繕給照會咦咪咈三酋文各一件。發交薛煥轉給。其俄酋至今未到。凡此皆係薛煥事事處處示之以信。設法駕馭。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臣維

皇上馭天下之大柄。惟信與財。而藏富於民。尤為理財之要訣。今在天津所議條款。任其周游天下。無論何貨。互相貿易。則我內地貨物。亦聽其在內地興販矣。壟斷罔利。莫此為甚。譬如江蘇一省。精華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稱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販運。運十一之利也。今聽該夷將上海貨物。運至牛莊。各處貨物。運至上海。資本既大。又不患風波盜

賊。貨客無不樂從。而上海之商船船戶。盡行失業。無須數
月。凋敝立見。以此類推。胥見天下之利柄。盡歸於該夷。而
我藏富於民之術窮。民財既盡。即無恆心。其患有不忍言
者。故臣與薛煥。商之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急欲示之
以信。乘其馴伏之時。收其利柄。徐圖後計也。今
欽差於奉
旨一月後。始行啟程。而何時可以到蘇。尚無確信。設犬羊之性。不
文羈縻。貿然竟去。以後如何設法鈐制。
聖明自有權衡。轉瞬漕務聿興。若如廷臣所議。仍辦河運。則江浙
兩省漕米。以一百五六十萬計之。約計需船五六千號。恐

無如許船隻可雇。即使有船。而船不成幫。大小亦不能一律。船戶並無身家。非若漕船之按船簽丁。按幫派弁。銜尾而行之有所責成。攙和盜賣。散泊攤擠。滋生事端。俱在意中。且北路捻匪。出沒不常。漕船北上。亦難保其不心存覬覦。設該匪有意與我為難。或要截於揚子江口。或攔阻於天津南北運河之間。均不可不豫為慮及。儻冒昧仍行海運。或於兌開吃緊之際。又有阻滯。其將如何辦理。臣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通盤籌畫。實乏萬全之策。輾轉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時艱。

敕下桂良等星夜兼程行走。前來江蘇。議定稅則。以為暫時羈縻之計。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請飭催桂良等兼程來蘇一摺。各夷因桂良等尚無到蘇消息。以急欲返棹為詞。現經設法開導。哄酋允在上海暫候。咪嚇二酋。暫赴香港。約定八月內准赴上海。夷情現尚馴順。仍著諭令聽候辦理。現在明善。段承實計已將次抵蘇。何桂清即可與該員等密商辦法。毋庸候桂良花沙納到後。再行議辦。本日已諭令桂良花沙納兼程赴蘇。一面知照該督飭知該夷。俾安心靜候。至現擬辦法。明善等到後。該督自必知悉。辦成後。利權不至盡歸夷人。可毋庸鰓鰓過慮也。

又

諭。何桂清奏。夷酋急欲回國。請飭催欽差兼程赴蘇一摺。據稱咪酋本欲起碇回國。經何桂清發給照會。告以欽差業已啟程。該酋始肯在上海靜候。其咪咈二酋。仍欲暫赴香港。本月初旬。即行起碇。又經薛煥與之再三要約。已據應允八月內準回上海等語。現在桂良。花沙納。計已馳抵清江。著即兼程前進。無稍遲緩。該大臣接奉此旨。先行知照何桂清。業已迅速前行。以便該督即知照該酋。安心聽候。本日已諭何桂清。於明善。段承實到後。先令密籌辦法。桂良等一到。即可會商酌辦。

著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護送瑪拉提納甫之驍騎校伊

什貢布。進口面稟。員外郎福申等。因歸路順便查台之差。未能同到。此次差務。一切俱屬平善。惟該處言語不通。情形不適。每日食宿。不及兩時。多半就車而臥。其所挾之箱匣等件。又均係輕巧。不禁碰觸之物。只得假事周全。暗中防護。賴有口內派去之官兵等。分司其事。故得遄行十五晝夜。順抵恰克圖。交代清楚。嗣員外郎福申亦同。所稟相同。又據護送他他哩納甫之協領布林布。委驍騎校依克津圖。進口面稟。他他哩納甫。係曾充學生在京肄業十年之人。不但粗通漢語。且官場體例。亦似稍知。蒙古官兵。皆論其性情較瑪拉提納甫為和順。沿站供應一切。與前次

相同。該夷頗有感戴歡忻之狀。

諭內閣。慶昀奏派員護送夷人出口一摺。員外郎福申。協領希林布。驍騎校依克津圖。驍騎校伊什貢布。護送俄夷出口。尚屬妥協。准其由慶昀酌量請獎。

丁巳。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因夷酋急欲回國。繕發照會。諭以

欽差業已先後出京日期。飭在上海靜候。恭摺由驛馳奏在案。即據留署蘇松太道事臬司薛煥。於未接臣照會之前。稟呈咪酋照會桂良。花沙納。及臣公文一角。內稱。桂良等日久不到。現將上海應辦各事。辦理完竣。再上天津等語。又照

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角。因桂良等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獎勵一摺。

上諭內有夷字。與天津所定條約不符。嘵嘵瀆辯。臣當以該夷之欲上天津。明係恫喝之詞。一經接臣照會。必將藉以解圍。就我範圍。當經密飭薛煥。不動聲色。視其接臣照會。如可舉動。再行稟報酌辦去後。茲據薛煥密稟。該酋額嘀唅。於接到照會後。即由夷船遷住該國領事寓所。揆厥情形。不致他往。惟桂良等必得於八月內趕到。方與桂良等前發照會相符。辦理似尚可以順手。設再逾期。恐犬羊之情難以駕馭矣。至咪嘟二酋。採明實往日本。非赴香港。已據各

該國領事稱俟

欽差到日。即遣火輪船往送。亦可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禮部尚書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現在雙港礮臺營壘。趕緊興做。數日內即可竣工。大小礮臺。連新收捐輸洋礮數位。均勻安設。礮臺演試數次。均屬應手有準。寄瑞麟於八月初四日。前赴海口。督辦該處工程。所有礮臺隄岸地盤。均已打起。因礮臺偪近海河。地平二尺即水。不能取

土。所需之土。皆係挑挖引河。由遠運送甚艱。是以礮臺地盤。止打至七八尺不等。再高數尺。即須木料應用。奕等前因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樁。方期經久。擬購杉木應用。嘗經派員前赴天津。雖有購覓之處。無如商人居奇。價值過昂。實不易得。現已節交秋分。轉瞬冬令。各項要工。不能不趕緊辦理。奕等惟有設法購備應用料物。極力督催工做。不敢稍形鬆懈。直隸總督慶祺現已接印任事。可否

欽派會同辦理。於一切應用料物。以期迅速。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趕築礮臺情形。並請派督臣會同

辦理一揹。雙港礮臺營壘。據稱即可竣工。其大沽海口礮臺。地盤業已打起。惟亟須木料應用。而商人居奇。杉木殊不易得。該

大臣請派督臣會辦。自為呼應較靈起見。所有天津修築礮臺等事宜。即著慶祺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辦理。時序已屆秋分。轉瞬即交冬令。各項要工。均應趕緊修築。並著僧格林沁等實力督催。毋稍遲誤。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夷兵仍屯踞省城。省城約有兵船。火輪船共十餘號。三板船。三四十號。每日或增或減。多少不等。任意遊奕。似未肯遽爾休息。撫臣柏貴。於本月十八日接印

視事之後。該夷即閉南門。而東西北三門。依然關閉。窮苦小民。遷徙在外者。運漸搬回。此時若再動干戈。致令該夷別生枝節。搖動大局。不特上貽

君父之憂。而且下遺閭閻之害。誠以天津為糧艘所聚。梗阻堪虞。沿海省分。夷船又隨處可到。防備正未易言。此勦撫兼施。經權並用。實

皇上萬不得已之苦衷也。臣等仰體

聖意。自當按兵不動。遂作聲威。而鄉曲愚民。頗難明白徧諭。刻下沿海鄉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濟夷人。及為夷人服役者。該夷以勢力欺壓。閩有民夷仇殺之案。當此萬難

措手之時有此一著便知公憤尚在人心未始非專制之
一術且出自百姓與官紳無干即該夷亦並未因此照會
督臣故臣等亦未便禁止也臣等駐紮之地及東北兩路
合計練勇一萬有奇口糧寮雜之用日費不貲官設軍需
總局專籌西北兩江之餉勢難接濟紳局臣等用項全出
民間而廣東連年捐輸屢見疊出故舉事之始創為勸借
一途以期別開生面所以勇糧所出捐項少而借項多將
來尚須設法歸款以免失信於民無如自六月十五以後
殷戶各懷觀望未認者不復捐借已認者不肯繳交現已
短給一月口糧勉強支持勢難長久查北路三元里石井

一帶。為該夷素所深恨。練勇遲難裁撤。東路不過借為犄角。不戰則無所用之。規畫大勢。擬將兩路壯勇。酌量淘汰。僅留精銳五六千。歸併北路。則虛糜可節。而隱然之威尚存。督臣現委護理糧道廣州府知府吳昌壽督辦西北兩江軍務。臣等擬將所撤壯勇。擇其可用者。撥往西江助勦。曾經專人前往。商之吳昌壽。據稱彼處兵力已足。毋庸再添。且添勇必須添餉。西北兩江。每月需銀十餘萬。動形支絀。似此則又無須移撥也。但和議既成。籌款不得不借西北兩江為名。現在支絀之勢已成。非臣等親為督辦。難期得力。擬俟省城局面稍定。臣等即分班前往各屬督催。以

期源源接濟。至於已經繳交之捐款。亦擬於日內在佛山鎮開局請獎。俾各捐生早得議敘。不至徘徊觀望。裹足不前。此次軍務。民捐民辦。一切製造收支。均係紳士自為經理。不假胥吏之手。臣等更隨時句稽。不遺餘力。有可節省。斷不敢稍涉浮濫也。

羅惇衍等又奏。捐升道員蔡振武。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因與夷官吧嗄禮會商事件。言論投合。於私寓亦有往來。今年正月。該員署臬司任。吧嗄禮倚之為重。挾以制民。遂深相結納。聞該夷兵船。由天津回粵時。蔡振武於公座笑指吧嗄禮曰。我言如何。吧嗄禮拱手致謝。至該夷

折毀
宣宗成皇帝賜建石坊。百姓尤為切齒。多歸咎於該員。現在督臣
黃宗漢。已將該員撤任。調赴惠州。而彼仍挾夷自護。抗不
前往。且有怨望之言。查吧嗄哩生長粵地。洞知山川險要。
兼通南北語音。若任聽該員與之狎處。流弊不可勝言。昔
漢臣賈誼。欲笞中行說。寇恂欲除皇甫文。皆所以奪其腹
心。翦其爪牙。而使彼族大失所恃。不致別生他變也。今聞
桂良。花沙納等。到上海與該夷議定條約。並調潘、仕成等
前往。可否請
旨。敕下撫臣柏貴。就近將蔡振武調赴上海。幫辦夷務。不准託故

遵留。俟其一到江南。即令督臣何桂清飭其赴京。交部帶

領引

見。似於沽海大局。實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裁併壯勇。以節經費一摺。所籌俱是。現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與官紳為難。亦祇可暫與相安。其民夷仇殺之案。無關大局者。仍當毋庸與聞。但使該夷有所顧忌。自不至四出滋擾。至東路練勇。既因經費不敷。而西北兩江。又無須移撥。自應酌量裁併。以節虛糜。該侍郎等。於布置停妥後。即分赴各屬。督催捐項。其留勇地方。仍當妥為彈壓。固不可令其尋仇啟釁。亦不可因督率無人。漸生懈弛。俟省城局面稍定。

再行斟酌辦理。具已繳捐項各紳民。著准其即行奏奬。收支數目。仍著先將大概總數。查明報部。以備覈銷。另片所奏。已寄諭黄宗漢。徑飭該員來京引見。該侍郎等可作為不知。毋庸宣露。

又

諭。有人奏。廣東捐升道員蔡振武。熟悉夷情。現當辦理夷務需人之際。著該督即飭該員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毋稍遲緩。

乙丑。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

奴才等於七月十一日自京啟程。於八月十四日午刻。行抵常州。接見督臣何桂清。當將

硃封一併面交祇領。據何桂清云。自當謹遵

諭旨。妥籌酌辦。奴才等一面遣員先赴上海。暗為布置。一面俟桂良
花沙納到常後。催其速赴上海。與奴才等面商。奴才等亦即於
十六日啟程。由常往滬。將來四人到齊。再行照會夷人。商
議稅則。若遽往松江。或往蘇州。轉恐該夷疑我畏懼。於辦
法頗有關礙。奴才等沿途探聞。知署上海道江蘇按察使薛
煥。平日能以信義撫服夷人。江蘇藩司王有齡。才大心細。
熟悉夷情。現在路過蘇州。即擬將一切辦法。與該藩司妥
速定議。再到上海。商之薛煥。總期多盡一分之心。即
國家多獲一分之益。若照原議辦理。固屬上策。即小有變通。
亦當因時制宜。不敢過於拘泥。至查辦從前短收稅課一

釁。奴才等現與督 臣 再三商酌。竊慮該夷聞知將各關冒收之款。照數給還。是以未便輕舉。其全免入口稅課一節。亦不敢早為吐露。總看開導之後。該夷光景若何。再為宣布
皇仁。俾知感激。若僅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須免稅。豈不計出萬全。設夷性犬羊。堅執不允。再從稅務作為轉圜。又多一層辦法。日前奴才等行抵清江。聞該夷酋因等候多時。已欲闖至蘇州討信。恐其故態復萌。特於舟次先派候選員外郎桂祥。內務府主事錫祉。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楊春華授以機宜。令其星夜前進。知會薛煥。告知各夷。此番
欽差前來。非有別意。

大皇帝體恤伊等恐稅務中或有喫虧。是以

特派四人。悉心妥辦。使其不必疑慮。並飭該司員等。暗中探訪夷

人動靜若何。是否易於曉諭。迅速密報。現聞各夷安靜如

常。賢等但能八月以內到滬。不致有他變。此時桂良。花沙

納。約計二十五日以前。均可行抵上海。然亦不便過速。必

須諸事商量停妥。方不致臨時掣肘。江蘇委員。督臣現派

候補知府吳煦。因該員與喫咭唎傳話來往。最為相宜。嗣

從傳諭喫夷。有此一員。事事即可直達。更省許多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明善。段承實奏。行抵常州。籌議辦理情形。

所有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之後。看該夷光景若何。再作轉圜

等語。所籌尚未妥協。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僅能消弭一二事。則該夷仍要賠償兵費。廣東省城。即不即時退出。況待該夷堅執不允。然後再以免稅為轉圜。則該夷必以我為背約。愈多藉口。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若如明善等所擬辦法。即使該夷目前應允。日後必來饒舌。終無了局。至既全免夷稅。則廣東兵費。自不應再向中國索賠。占踞省城。亦應即時退出。其查辦短收稅課一節。因從前徵多報少。以致夷人藉口訴冤。今既免其稅課。亦無慮該夷聞知。如查有冒

收中飽之弊。並未入於國帑。無從稟退。桂良等。總應恪遵原議。妥為辦理。前經諭知何桂清。於地方情形有礙。亦只可稍為變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當遵辦為要。

丙寅。直隸總督慶祺奏。竊臣接印視事後。當將現辦一切要務。略為經理。即於本月初七日。由津乘舟。循行河道。前赴海口查勘。所有現設嚴防之雙港地面。經僧格林沁親督經畫。已將營盤礮臺等工。辦有就緒。不日即可觀成。其海口各礮臺。經瑞麟前往駐辦。並皆創有成規。惟料物尚有不敷。落成稍緩。亦已催料添工。趕緊興築。以上大勢。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極嚴密。足慰

宸廑。惟海口至雙港一段。水程相隔一百餘里。尚可酌量加防。擬於水中添設埋伏。以資堵禦。臣於海口折回之便。商之僧格林沁。亦曾有此見。祇以大工未竣。尚未及舉。現奉
廷諭。飭令臣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趕緊辦理。臣自應馳赴工所。悉心商榷。所需木植。亦應迅速妥籌。設法供用。以期不誤要工。惟臣現駐津郡。省中一切案牘。雖由驛遞來津。尚無貽誤。然積案已多。若因辦公移寓海口。往返稽遲。未免更形積壓。而採辦料物。亦似在津稍覺應手。茲擬酌派委員駐工。聽候瑞麟督率指揮。臣於往勘後。一面回津。守催工料。藉理通省事宜。仍不時親往海口督辦。以求速成。庶不致

有顧此失彼之虞。至臣面奉

諭旨整頓津鎮行伍一節。遵於蒞任後按冊詳查。天津郡城以及大沽海口。額設官兵。尚無缺數。惟近以餉銀積欠。生計維艱。傳點雖不誤期。而平日另圖生業。擅離營汛等情。亦殊不免。且此次海口逃遁之眾。一蹶恐難復振。尤須查訊革除。另為挑選。方期得力。其應用器械。海口拋棄甚眾。現所存者。亦多殘缺不全。並應作速籌添。以備利用。惟設防整兵製械。種種急務。需費浩繁。現計款無所出。一俟捐務辦有成效。即當趕緊舉行。

硃批。知道了。

己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

臣桂良。花沙納奉

命馳赴江蘇。辦理稅則事宜。於七月十九日出京。八月十三日。在

丹次接奉寄

諭。飭令兼程前進。即日解纜。於十八日渡江。十九日趕至常州。當

即會同臣何桂清。悉心商酌。所有籌辦事宜。先經臣何桂

清。派委江蘇按察使薛煥。督同委員候補知府吳煦。與㕭

夷喊嗳嗎呍嗪咽。覿面辯論。漸有端倪。嗣臣何桂清。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六初八日

上諭二道。又於八月十四日。臣明善段承實遇常時。齎到
發閱密件。並傳
諭旨。會同熟商。應行宣示該夷之件。當行則行。當改則改等因。欽
此。臣等查清釐歷年短收關課。本為籠絡夷人之計。但犬
羊之性何常。難保其不藉此要求賠補。全免入口稅課一
層。亦為夷人惟利是圖。給以便宜。庶易令其就範。但設關
抽稅。藉以稽查。若聽其自便。則利柄盡屬該夷。奸宄且有
不可勝道者。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
加恩該夷之
恩旨。暫緩宣布。其第一最要之事。臣桂良等。秉承

聖訓。自當謹遵酌辦。惟英性狡黠。似未便明言。兩月以來。經薛煥等。有意設法開導。似有活動之機。臣等自當竭力盡心。設法為轉圜之計。至該英趨利若騖。乃其本性。內江添設馬頭。若與辯論。徒滋口舌。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遷。則無利可圖。或者其念可以漸息。若夫兵費六百萬。似不值與較。現在每年所徵英稅。較前尚不至短絀。約計不過一兩年可以給清。尚有該英欠繳咸豐三年分江海關稅。或可令其酌量抵還。以彼之稅。償彼之費。於我似無大損。以上數條。新約內約略言之。當此之時。務以尊崇

國體為先。尤以收回利權為要。明善。段承實於八月十七日

赴蘇。擬即徑赴上海。臣等之意。謂必須謀定後動。庶出萬全。已飛函令其在蘇暫候。臣桂良等即日啟程由蘇赴滬。臣何桂清即將防務料理妥協。數日内亦即前往。惟有竭盡愚誠。以冀潛移默化。近聞該夷尚稱馴順。上海城内亦並無夷館。夷人不致有意外之虞。

硃批。卿等陛辭時。朕諭卿等。為一勞永逸之計。若逐款與較。何異授該夷以柄。嘵瀆不休。況抵償兵費一節。全括於免稅之中。此時初入手。即作此下策。徒令該夷氣驕意得。反似有所畏忌。勉強而然。何其見不能定。心總易搖。朕殊為過慮。恐其一浪未息。一浪又興。後此作何了局。惟望卿等斷不可於初定辦法之外。

另籌省事之法。破除情面。勿恤人言。方不致自干咎戾。無裨大局。

桂良等又奏。臣桂良。花沙納奉

旨訪查江蘇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煥。是否可靠。臣等自入江境後。接見沿途各官。以無意中訪問。知該員平日居官勤謹。在上海道任內。素為夷人信服。辦事甚為得體。復面詢何桂清。與所聞相同。現在辦理夷務。可期得力。

硃批。知道了。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查上海之駕馭外夷也。向皆順其性而馴之。如夷性嗜利。我矯之以廉。夷性尚氣。我待

之以禮。夷性狡詐而外假誠信。我即示之以信。故十餘年來。相安無事。各夷商無不樂出其途。遂為該夷精華薈萃之地。夷首領嗰唫等。前有請

簡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之約。所求本不甚奢。是以臣挽留黃宗漢。將機就計。設法辦理。即所謂順其性而馴之也。乃黃宗漢飭令回粵。並不必阻其前赴天津之說。業已鑄成一錯。臣即慮及不遵回粵而赴天津。必將肆其桀驁。任意要求。即與和春。許乃釗。張國樑。往來密商。僉以為勦辦粵匪之兵勇軍械成法。皆不足以禦夷。必於克復金陵後。由張國樑親赴江海各口。勘明情形。從新製造軍

械。揀練士卒。一年之後。方有把握。然仍須中外同心。各口協力。方可制其死命。非一二人所能肩任等語。臣味其所言。洵屬久歷戎行。老謀勝算。而緩不濟急。故有暫緩用兵之請。桂良花沙納。當海口失守。直偪津門之後。無將無兵。徒守空言。力阻其詣

闕之請。已屬不易。而議者咸以為所定條約。窒礙頗多。是仍局外空談。若令身處局中。恐亦無法退夷船也。今事已如此。惟有就會議稅則。為補偏救弊之計。似未可頓改前約。以致稽口失信。另起波瀾。臣維徵收關稅。謂之稽徵者。稽查其出入之貨。是否違禁。而徵收其稅也。若不徵其出

入口貨稅。則無所指考。竟可任聽該夷將我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易。胥天下之利柄。歸於該夷。而我民窮財盡矣。臣愚以為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者在此也。哷嗪嘓。係夷人中之最狡黠者。咸豐五年冬。前撫臣吉爾杭阿照會該酋。用之為江海關司稅。辛工優厚。該夷尚知感激。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稅。較開市之初。加增三四倍。該夷恐為各夷所憎嫌。故又隨赴天津。大肆猖獗。獻媚於夷酋。以見其公。迨回上海。則馴順如昨。為我所用。解鈴繫鈴。仍當責諸該夷。臣將後路籌防事宜。略為部署。即馳赴上海。會同桂良等。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議立善

後章程。為轉圜之計。至稅則事宜。業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理有頭緒。不過數言可決。咪咈二酋。雖無折回上海之信。而暎夷一定。則各夷皆定。可以無虞反覆。質諸桂良等。意見大略相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明善等奏。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該夷後。再為宜布等語。當諭令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等。仍遵原議辦理。昨據桂良等。會同何桂清奏。會商大概情形。俟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接奉後。必能遵照辦理。不至固執己見。本日何桂清奏稱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等語。在該督身任地方。為國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稅。然所籌究為目前起見。並非一

勞永逸之計。況若照密諭辦法。止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歸罷議。該夷又何能盡收利柄。若但挽回一二件。其餘仍須另議稅則。豈能保其事事允從耶。前寄諭旨及硃批。已極詳盡。無可再諭。何桂清受朕厚恩。斷不至別有他意。特恐屬員慮及免稅後。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湊惑。亦事所必有。該督當力持定見。勿恤人言。至於地方情形。或有室礙。曾諭令稍為變通。亦須將室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致妨大局。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等復往俄夷住處。約定日期。該夷辭謝以相見之禮。講求自言彼係該國奉旨大臣。官階現是十品。又云該國元年間。遣往伊犂會議通

商之全權大臣。官階相同。當初皆與將軍參贊平行會見。此次參贊亦須照昔禮儀。委員等據詞稟商。即許令如請晉接。屆日先約領隊英蘊。武隆額。來著。並傳合城文武大員。各遵前派管帶官兵。於城關內外。稽查彈壓。分班伺候。不露防設捍衛之狀。以示無他。該夷按時前來。其帶進卡倫之官兵。俱隨同護衛。各背火槍。身帶刀矛進城。留一半在轅門。騎馬持刀。排列左右。一半挾刀緊隨進署。該夷亦手挾利刃而入。隨將該夷延入房內。豫設二席。東西相向。讓彼坐於西席。東席相陪。讓夷從在外款待。而該從人仍在房中挾刃環衛。不離左右。其居心之疑懼。亦可概見。該

夷屢欲談及公事。隨以旁言支吾。隱防其恣意要求。言不及公。成禮而散。次日即往回看該夷。只帶尋常儀從。滿漢官兵。佩帶腰刀。撒袋弓箭。前往。該夷在帳外迎接而入。仍手挾利刃。手下夷兵十餘人。持刃左右環衛。提及公事。許以俟約期與委員會議。回城後。即令委員哈布齊賢等屆期前往。該夷先問此案。你們打算如何了結。委員應以責國文內。先言領貨。今且將存貨領出。彼言領貨不難。但尚不知燒燬殘貨數目。又未見存貨成色。如何遽講收領。委員等云。自有案據可查。次日即攜帶印冊前往與看。該夷亦將帶來鈔存當年失貨帳目。兩相覈算。據云除存貨外。

尚少十分之八九。應如何完結。委員等將通商原議條約指出。若夷商在卡外被劫。與中國無干。若在卡內被竊。止於代為緝賊。儘數起獲賊贓。查照給予。今因你處與金夫相仇。以致釀成此案。已將金夫按律懲辦。救獲貨物。即係原贓。本處代為妥收。已閱四年。只應就將貨物領回。如何別有辦法。該夷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云。若要如此了結。兩國只好傷和。恐貽後悔。委員等只得示以從容回答。你來完事。何遂如此急遽。有理不妨緩商。無理誰能相應。嗣復往議。視其行止倨傲。復以莊言厲色。堅執原議。與之理論。彼云原議。係指竊賊。如今此案。附近貴處城關。縱火焚掠。

難說不是劫搶麼。何得與被竊比論。且暎夷向在廣東索賠煙土。與這事相同。貴國賠償。誰不知曉。自應照辦。委員等答以此事。迥不相同。煙土係該夷謀生漁利之資。而適爲中國杜患救民之禁。經官燒燬。是以官爲賠償。此事你國與金夫結仇肇衅。自貽伊戚。中國已將金夫治罪。公中豈能代爲賠償。該夷詞塞。沈思移時。又以閒話支吾。又越數刻。始云。你處令我領貨。今舊園俱已燒燬。何處存放。前許替我修補房間。必須趕緊建蓋。委員立即答云。木料甎瓦。均早爲運齊。且已派定前案被罪之革員薩碧屯等。在此聽候建修。該夷一聞此言。喜形於色。答云。若能如此。方

足永固和好之道。再無可說。何不即於日內動工。先蓋存貨帳房數間。以使夷商領貨。寫字人登記帳簿。委員即應准於次日興修。復令委員前往再議。該夷始婉轉商說。昨日所議貴國不許賠補一節。頗近情理。但所失貨物。俱係夷商血本。數年以來。折本失業。你處商人。照常販運生息。安然坐享其利。豈不偏枯。安得不代為補還。永遠通商。以顧百餘年和好。委員閱彼以夷商為詞。又露出補還二字。知我國斷不居賠償之名。即答云。你明白不應賠償。但講兩國體恤商情。只好代為籌畫。中國不論華夷。視民同體。若代向華商勸捐。些微貼補夷商。尚近情理。但須回明上

司。俯察商力。折減成數。再為商議。當日各散。次日委員復往會議。將傳集華商情願貼補。惟近來亦甚苦累。所補斷不能多。只能貼補一二成各情告知。復眼同將彼此存帳覈算。與華商估計數目略同。該夷執意除存貨外。要銀二十五萬餘兩。以了前案。委員等許以數萬。添至十萬兩。該夷斷不應允。若再與折辯。其勢必至決裂。只得答以暫緩。復令委員同往會議。將洋錢折銀一節。反復辯論三時之久。該夷始行首肯。委員等即與議定。每洋錢一箇。只算銀四錢。嗣又加至四錢四分。彼始應允。該夷又恐領貨轉售。華商措價。願將存貨由彼處售賣。折價收領。以免喫虧。復

令委員與議。願否以茶抵算。該夷喜出望外。並令將該夷
前開銀器傢具。合算洋錢一萬七千六百數十箇。折半補
給銀三千數百兩。該夷遂即應允。嗣議貼補年限。委員開
口。約以十年。彼又勃然而怒。即言若如此。不如不補。只得
回國再來定議。讓自五年減至三年。彼意斷不能再緩。但
欲本年即將付給茶四千箱。其餘作為明年一千箱。後年
五百箱。委員因本年補茶過多。再四向其減展。彼始應允。
本年必要茶三千箱。復令委員等前往。允許照議補給茶
箱數目。再許分作三年限期。復與議及本年補給三千箱
茶。減為二千五百箱。將勻出五百箱茶。於明後兩年。各以

一千五百箱。稍完五千五百箱。先將本處徵銀。並售貨易茶若干箱。定日交付。催令委員等趕緊與立合同。傳商售領存貨。先儘已換茶箱付給。俾該夷早離卡所。以安民心。

明誼又奏。夷案大局已定。商人踴躍歡呼。居民安居樂業。所有備調伊犂官兵。應毋庸議。並委令領隊大臣英蘊等查閱。沿途曉諭鎮撫。以靖遠夷回夷之心。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道官與俄夷使臣會議。已定大局情形一摺。此次該夷不肯即領貨物。意在索賠。經委員等許以興修房屋。令華商賠補。復再三設法。分年以茶抵補。始得減省成數。該

夷業已應允。所議均尚妥協。著明誼即行照辦。並令委員善趕緊與立合同條約。所有應付茶箱即行付給。俾夷使可早日離卡。勿致別生枝節。並著英蘊。武隆額。於巡查卡倫之便。妥為彈壓。毋令民夷於貿易時復滋事端。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